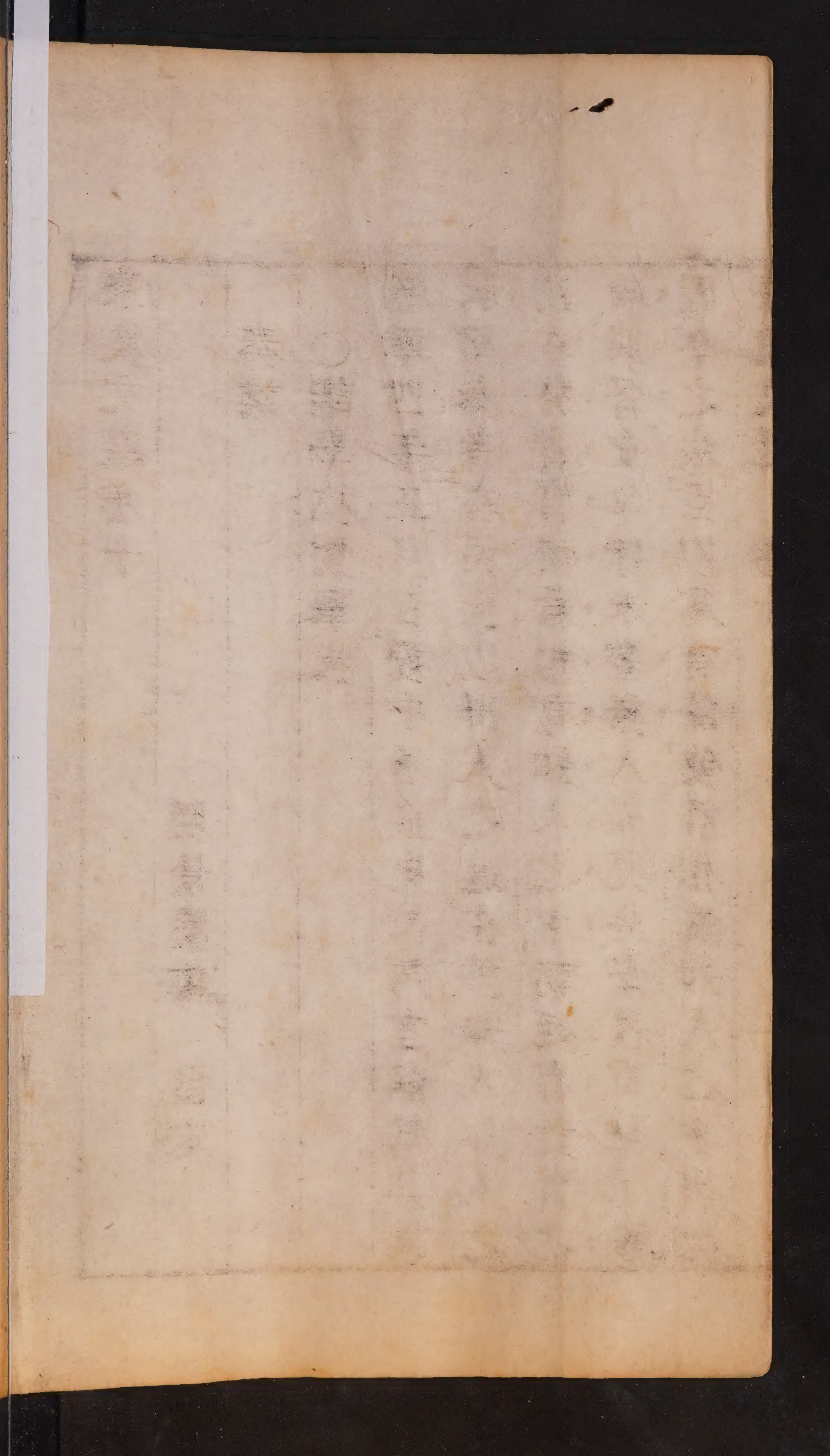
東坡文選

卷十至卷十三



東坡文選卷十

明景陵鍾　惺定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熈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

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
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
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人
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
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强其所不欲而復
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
亦必有道矣何必繇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
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

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司、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繫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

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彌封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

勇怯二字刻甚

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

至平至核之論不如此何以服入

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

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是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麤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

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

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

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其心虛故其識曠、其識曠故其言確

○上皇帝書

熈寧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輙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

一片苦心皆從態迂語複處見之

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

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繇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

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彌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

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亾、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

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
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
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
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
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
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
戶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
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
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

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

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

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繇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

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旣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不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

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㫖、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部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

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

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竝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

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憂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冐耕、歲月旣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冐田

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房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

近情之言固可諒於君父

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戸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戸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

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雇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𠷢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戸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竝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只是賈中特達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

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亾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恐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旣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

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剌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

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斗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

擧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

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繇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

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

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巳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亾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亾

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亾、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亾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亾、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

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亾、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

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愼節之功、遲故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强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覇、循吏也、

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亾、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以道德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蕩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甞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

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假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奇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

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

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亾、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

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擧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

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折豪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荐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淸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

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又聞長老之談、皆

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

之也、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至於所獻

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有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

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
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
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
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
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
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
人太鋭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
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
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

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亾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巳、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長篇之文患於散散然必先留餘地令得寬然放步而後能不散愈促則愈散矣

十卷終

東坡文選卷十一

明景陵鍾　惺定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

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安○石○折○屐○只○消○此數○字○說明）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極簡之文看他叙事處又占其半此文章
安頓之妙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燰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漁汙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卽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爲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憃、不

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於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

笑○得○妙○

透甚只見小人之淺

寫得小人敗興

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充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為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

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卽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卽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諂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

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奬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舉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

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没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葦之邪正係光之存亾非公論也葦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葦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

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冐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此等筆舌最傷小人之心、然亦不能自止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

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巳瑞、巳而晉武帝平吳、繇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倏

妙語似記○

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不沒王欽若之美公道服）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入可爲論事之法）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

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漑田每減一寸、可漑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漑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

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

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寛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税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輙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

又以其餘棄、與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
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
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
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
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
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
仍勑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
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

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開西湖不可謂非趣事也然趣之一字豈可見於章奏況廢興之間利病所關乎要當觀其事理詳核處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少年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

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羇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文人鄙根在此）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禆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

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

罵小人只須四字

御史知雜謝景温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

聖主千古而下感泣

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勑、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

千古小人附小人者不必與論黑白小人

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

附君子者不可不說破故司馬光事屢言之

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

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

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表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

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栁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

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撿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胸懷口齒朗朗然疑謗中對君父尤宜如此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

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

從來大害皆從小小便利生

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洪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

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直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强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

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天下何事不如此

○錄單鍔吳中水利書

竊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累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聞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爲不可治

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繇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繇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繇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繇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

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紿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旣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繇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

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旣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

吳江岸之阻五字是一篇主意

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

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於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

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湮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畊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道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荊溪

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縣荆溪入震澤、注於江、縣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

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繇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透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

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供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

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棋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曰碑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

江、今名存而實亾、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楔㪷門、每瀆於岸非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熈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輙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竊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黙、兩進三

細至此此等不得不細

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蚪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黙雖能言蚪門一事合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洮披耶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

極透極省

下塘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竊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㪷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繇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圍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荻苧千瀆

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莢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繇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亾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

此等最害然不可禁當明指其利害示之

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梘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被豪民計構不行儻開茭苧干通流則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

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項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項也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竊見陂𪨗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源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亾

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懿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懿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懿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湖

妙論

諸浦港勢亦一同懃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説蓋以
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
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
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絶百川湍
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
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鎭入海諸浦古有七
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
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
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

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流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㪷門石楔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

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㪷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

此所謂天下事壞於寒陋之小人也

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鎭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繇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

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澱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三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澱湖之水入運河繇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鍔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

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

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莢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瀆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瀆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

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放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

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荊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

此一轉透湛

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泉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泉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泉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竊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

瀦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常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

總括簡明之極

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鍔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繇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

閒中波瀾亦復緊甚

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固見將軍堰旣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於

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曲折處極曲折直捷處極直捷只是胸中透耳吳中水利一方事也存心三十年而後有此書豈偶然耶

吳江岸便漕一語遂爲吳中水害始終天下事事如此文忠引其端借單鍔之書竟其説鍔水學精博如此不附蘇公集中苦心妙文不傳於後世矣苦心妙文不傳者何限

東坡文選卷十一　終

東坡文選卷十二

明景陵鍾　惺定

表狀

〇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勅責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克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臣已於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在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科第、誤

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語有斟酌）義理、辜負恩私、茲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麏麚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戒、天地

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臣無任

温恭不必言隱隱氣骨在筆舌內外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者稍從内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

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恫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揜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〇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〇字〇字〇不〇肯〇僥〇入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旣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

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亾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亾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

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勑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涘之可言、冐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

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

觀子瞻乞恩君父處不以一字低眉權貴可知今人媚權貴而抗君父以爲名眞罪人也

引答語有身分有地步

〇登州謝上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絏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臣聞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盡還舊物、此

葢伏遇皇帝陛下、内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兹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爲期、臣無任、

不負心之言

○謝兼侍讀表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

頌聖語字字不汎

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氷淵之虞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
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
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
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 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爲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

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𧸐志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卽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

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畆臣無任

（自作行狀）

亦娬媚亦倔强

恒而奇言之小而大言之亦復無借題發論之迹

○謝賜曆日表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燮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

來安定之政庶殫縣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懃效、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

備員西學、已愧空疏、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

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

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
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
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秪在
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
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
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
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
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
兵刑儉者謂約己費省不傷民財勤者謂恭親庶

政、不邇聲色、愼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朮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飮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

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藝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此便是一篇奏疏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郡壓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年少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況臣早蒙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意豈容曖昧畧不辨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寃此小人讒夫所以得志而欺天

看他搖擺

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累朝之深恩無半面之先容而訴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唯臣一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阨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致後効老當益壯未甘結草之幽途死且不辭尚欲據鞍於前殿

啓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畧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

然而才行之迹、無繇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晋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輙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愼、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巳得其行巳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

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縣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顧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

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玆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繇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叙事議論寓於四六之中不難於圓而難

於緊

○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游庠校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捐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

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閒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

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講求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苟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疇昔所欲於今遂忘。軾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之舉。翻然如畀之羽翼。追逸翮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

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箠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力報之未繇、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謝韓舍人啓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

樹恩、今聖人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滑、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巳、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偸違之俗、去浮僞嚚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

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啓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内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

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爲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東坡文選卷十二終

東坡文選卷十三

明景陵鍾　惺定

書

上富丞相書

精於涉世之言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

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

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

學小數、茫昧儻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聞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

將聖人二字壓倒他

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

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狥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鬭、曾子孝而狥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

妙古

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

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繇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

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收放處賣弄手段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刼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貧賤之淵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

語有地步

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冷語極像）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

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强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擧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

寫盡醜態

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知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得已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

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妙於取勢全在放倒自巳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矦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

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入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

執事、固以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繇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

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

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

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

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

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出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繇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丙以

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

痛哭之言

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煒、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慼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重此一句妙可悟作文之法）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巳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

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

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
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
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
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
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
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
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
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
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

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

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釆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歆而拄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濶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

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

至論

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古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三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三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

許多曲折

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强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以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

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
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
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
之所辨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
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
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
爲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辨
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
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十人

此語惟可以告魏公

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権與民其爲迂濶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

大開職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踰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答安師孟書

辱書爲貺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怳然如軾之有失也。旣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

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